

东京正港

杀人案

现代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森村诚一著



I313.45 2/0

S16a2

森村誠一 著

(日) 森村誠一 著
叶荣鼎 译

群众出版社

200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京空港杀人案/(日)森村诚一著;叶荣鼎译.
-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ISBN 7-5014-2047-5

I. 东… II. ①森… ②叶… III. 长篇小说-
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0753 号

版式设计:连生

东京空港杀人案

(日)森村诚一著 叶荣鼎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公大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199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14-2047-5/I·847 定价:16.00 元

印数:5001—9000 册

序 章 坠 落

1

火花，发生在一刹那间。随着飞机左翼传出剧烈而又沉闷的轰隆爆炸声响，升腾起冲天的火光。旋即，机身大幅度向左倾斜。

与此同时，飞机左翼上的第一引擎与左翼端部，处在熊熊烈火的包围之中……

在高空飞行途中，最令广大旅客感到恐怖和绝望的，莫过于机身着火。客机，一旦置身于茫茫的九霄云外，如处与世隔绝的境遇，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它与水、陆交通工具着火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既不能跳伞化险为夷，又不能跳水死里逃生。

刚才还镇定自若、谈笑风声，以翱翔九天为乐的一些旅客，霎时面如土色，魂飞魄散。客舱内乱成一团，仿佛号角悲鸣，哀乐四起。尤令人揪心的，是孩子们此起彼伏、惊恐万状的嚎啕大哭。

昭和三十×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全日本航空公司 461 定期航班的白峰号喷气式客机，载着八十二名乘客和全部机组人员，从途中停

靠的空港起飞，进入定期喷气式飞机 J115 航线飞行。该航班是途经北冰洋上空，定期飞往英国伦敦的国际定期航班。

到达菲阿万科斯导航站上空后，进入 J120 航线飞行。到达福多由贡导航站上空后，即进入北冰洋上空飞行。此后，则根据飞行员判断飞行。

这条国际航线，是沿北冰洋上空飞往欧洲的“空中立体高速公路”。在这条航线上，各国飞机因飞行方向不同，故尔上下重叠、前后紧随、纵横交错、穿行如梭。飞机之间的上下距离，必须保持在六百米左右。飞机之间的前后距离，必须保持在十分钟。

遥望这条空中立体高速公路，空间寥廓，视野清晰，交织着菲阿万科斯导航站和福多由贡导航站的超短波全方位无线标识。过去，飞机是根据山、河以及城镇的目标标识，目测飞行。现在，为排除云雾之类的视线障碍以保证全天候飞行，既可按照无指向性无线标识和无线距离测试组成的彩色航线，也可根据超短波全方位无线标识结成的航线。

天上的交通高峰与地上相同。空中立体高速公路，也由于飞机数量的剧增，高峰迭起、拥挤不堪。飞行的前后间距，规定为十分钟（在海洋上空飞行的间距，规定为二十分钟）；飞行的上下间距，规定为三百米（在九千七百米以上高空飞行的上下间距，规定为六百米）。在规定上下间距和前后间距的空间

里，不允许两架飞机在同一时间里并驾齐驱。因此，在现代化的“全天候航线”上飞行，即便各飞机之间不清楚相互间的上下前后距离，也绝对安全。

在飞机上，一旦“禁烟指示灯”和“系安全带指示灯”的灯光消失，起飞时的紧张情绪，从旅客们的脸上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则是轻松自如、潇洒走一回的气氛。

当然，无论怎么习惯于空中旅行，也都难以摆脱起飞时神经的高度紧张。安全起飞后，客舱内说话声与欢笑声汇合在一起。有看杂志的，有抽烟卷的，也有把目光移向窗外“搜寻”宇宙的奥妙。

当飞机升到一万米高空时，其时速约一千公里，飞行开始趋于平稳。如果飞机周围的气温在摄氏零下五十度，风向主北偏东，无降水量，云彩稀少，便是最佳飞行时间。从一万米高空俯瞰，阿拉斯加的中段冰原，仿佛一望无际、波纹涟漪般的白色飘带。

十一时××分，白峰号客机在到达规定通报飞行情况的空中位置时，向地面的空中交通管制所，通报了客机自身的标识符号、位置、经过时刻、飞行高度、飞行方式以及到达下一个航站的预定时间。

火龙，正是在报务员通报后的一瞬间发生了！

不过，机长松田君保持着高度的沉着冷静。他指挥助手们严格按照消防操作规程，有条不紊地采取了灭火措施。在短短的一分钟时间内，火被扑灭了。

“女士们，先生们，请镇静，火已被扑灭了！左翼的第一引擎上只是稍稍出了点故障，危险已经排除，请放心！现在，请大家系上安全带，在各自的座位上坐好，不要慌张！”

驾驶舱内的机组人员，总算松了一口气。就在这当儿，又出现了危险情况，而且迫在眉睫。

“左边的副翼几乎被烧毁了！”

机械员水原君脸色苍白，慌慌张张地向机长松田君报告。飞机一旦失去副翼，连颠簸飞行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

松田君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飞机必须立即返回刚才起飞的空港降落。但安全降落，有严格的机身重量限制。由于刚起飞不久，油箱里灌满了汽油。要么继续使用，要么空中排放，否则，被禁止降落。

倘若，刚才的引擎故障导致电线系统短路以及金属部分过热，那么，整个飞机将顷刻间燃烧成“火团”。

松田君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飞机必须立刻紧急着陆。

“驾驶喷气式飞机，不需要名飞行员，也不需要怎么熟悉。按照飞行手册上的规定，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飞行必须优先。”

松田君以往接受过这样的训导，如今也经常这样教导晚辈。但眼下，是要求全面而且彻底地发挥

自己的处置能力和判断力。

松田机长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有过许多同行以生命换来的教训，养成了超常的良好习惯：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作出迅速反应和准确判断。他清醒地意识到，眼前所面临的，是自担任机长以来罕见的特大遭遇。

事态，在变本加厉地恶化。储压表的指针处在正常数值一半的位置上。假若仅第一引擎失去功能，并不影响飞行。剩下的三台引擎，能继续保持飞行。即便仅剩下一台引擎，飞行照常进行。不幸的是，受刚才爆炸的影响，储压器被损坏了。犹如人心脏周边的动脉血管被切断一样，属于重大事故。

控制机身的副翼、方向舵以及传动齿轮的升降，都是依靠储压器进行。由于储压器的损坏，飞行的正常态势越来越难以维持。

松田君和副飞行员使出吃奶的力气紧紧握住方向舵的操纵杆，力图保持平衡。可机身仍不断向左倾斜，似乎被牢牢控制在千钧之力的恶魔手中。

“快打开备用储压器！”

机械员水原君，赶紧打开备用储压器，机身恢复了平衡。可兔子尾巴好景不长！少顷，机身又开始向左侧倾斜。

松田君见状，立即命令副飞行员相川君与刚才起飞的空港联络，详细报告飞机上所发生的紧急事态。

“一定要与空港联系上！就说我们准备紧急着陆。”

机长终于作出了决断。

要返回空港，必须在空中盘旋式飞行。可一旦盘旋开始，机身又无法保持平衡，瞬间将导致机毁人亡。

旅客中间，情况更加糟糕，宛如炸开的铁锅。

飞机从高空快速下降。

副飞行员按照国际航空准则的有关规定，发出了紧急求援电文。

“我们是全日本航空公司的 461 国际航班。由于第一引擎和储压器发生了重大故障，无法继续飞行。请求紧急着陆，我们现在的位置是……”

飞机下面，鳞次栉比的险峰，如剑出鞘一般；比比皆是的悬崖峭壁，如同龇牙咧嘴、张开血口的猛兽，仿佛在等待美味的猎物那样，等候着受伤客机“自投罗网”。

这一带，似乎是阿拉斯加大山脉的一部分。映入眼帘的，是地势险峻的冰山雪峰和荒无人烟的冰河。无论怎么仔细搜寻，能使百吨多重的机身和九十一名旅客、机组人员生命安全着陆的平地似乎没有。并且，由于飞机的大幅度倾斜，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飞机，必须立即着陆！

松田机长的眼眶里，血在涌动。虽竭尽全力让自己保持镇定，可焦躁的情绪使喉咙干渴得难受，眼

睛直冒金星，视线竟然模糊起来。

“镇定！再镇定！”他暗自喊着，不停地为自己打气。

他意识到，九十一条生命，此时此刻正攥在自己的手心里。

翻开他的飞行记录，安全飞行的时间已高达一万七千小时。他，又是“全日航”（全日本航空公司的简称）第一次开通途经北冰洋上空飞往欧洲航线的“首航机长”。昭和初期，邮政部在霞浦举办飞行训练班考试。他是那次考试，获得飞行员资格中最年轻的学员。从那以后，他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漫长岁月里，全身心致力于飞行事业。

二战期间，他曾在炮火纷飞的南洋群岛上空，成功地避开了地面上停有 B17 战斗机的军用空港，把旅客安全送到了目的地。二战结束后，他加盟全日航，成为国际花形航线的首航机长。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位空中经验格外丰富、驾驶技术特别老到的机长。眼下，他正凭借着自己近四十年来的飞行经验，全力以赴地面对突发性的特大灾难。

飞机正前方左侧，突然出现了一块被夹在群山中间的雪原，好像是那条白色飘带般冰河的末端。这瘦长的雪原上，如果降落操作得当，也许飞机能安全着陆。

“把飞机降落在那片雪原上！”

松田果断地下了命令。这时候，机身向左侧倾

斜的角度越来越大，眼看就要翻身。刹那间，机械员水原君急中生智，再次打开备用储压器。其实，这样的动作已经不知重复了多少遍。机身，迅速朝雪原靠近。

“降下副翼！”

松田君下达命令的声音刚落，机械员水原君焦急地喊了起来。

“机长！”

“如果使用备用储压器转动副翼，就会失去操纵方向舵的压力。”

已经到了万分危急时刻！松田君面临着必须作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抉择。为了减慢着陆速度，缩短滑行距离，就必须降下副翼。然而，为了降下副翼，又必须加大使用备用储压器的压力。可这么一来，备用储压器里的压力将消失殆尽，方向舵的操纵也将完全失灵。

失去副翼的有效减速，飞速的滑行将使远远超过着陆重量的机身像脱了缰的野马，在这荒无人烟的雪原上横冲直撞。尤其是，一旦撞上雪原周围矗立着的冰山，其后果则不堪设想。

松田君的额头上，大汗淋漓，汗珠一个劲地往眼睛里灌。硕长的雪原，如同汹涌的波涛，朝飞机迎面扑来。白色的巨型飘带，如同恶神脸上的白纱，随着呼啸的风声不翼而飞，露出了狞笑的真面目。可这一切，又被咆哮而去的机身扔在遥远的背后，瞬

间无影无踪。

2

客舱里，刚才还喧嚷的人声已经消失。虽说有几个妇女旅客魂不附体、面如土色。但经过乘务员细致耐心的护理和引导，得到了恢复。可也有个别旅客，由于惊吓尚处在瘫软状态。

为加大缓冲的力度，全体旅客一律穿上厚厚的救生衣，并将枕头和毛毯抱在胸前，保护身体。

“女士们，先生们，安全带都系紧了吗？眼镜、钢笔、圆珠笔、假牙以及其他带有棱角的东西，请不要放在身上！在飞机着陆的瞬间前，我会向大家发信号。因此，请大家尽可能抱紧毛毯和枕头，尽量使整个身体呈弓形。如果大家能按照我说的去做，就不必担心了。请各位务必保持镇静，镇静，再镇静！”

乘务长和乘务员在走廊上，演示了飞机着地时的姿势，希望大家模仿。从他们的脸上表情可以得知，眼下面临的紧急状况，从未经历过。在他们空中走廊上的服务生涯，可谓最危险的一次。

尽管如此，可这些乘务员的脸上毫无惧色，相反面带笑容，给人以和蔼可亲的感觉。事实上，他们的言行举止，与旅客们的心理活动密切相关。旅客们打心眼里佩服他们，称赞他们不愧是一流的乘

务员！可想而知，倘若乘务员们此时此刻的脸上，现出惊慌失措、诚惶诚恐的表情。整个机舱内无疑会陷入混乱不堪且难以收拾的境地。

“即便能够安全着陆，接下来怎么安排我们？”

旅客中间，有位日本旅客向乘务员提问。

“请别担心！救援活动已经开始。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大家就可以回到空港宾馆，喝上热咖啡暖暖身子骨。”

依然笑容可掬回答旅客提问的，是乘务员前川奈美小姐。

“我最希望能喝上一杯热酒，这要求能满足吗？”

另一位日本旅客插嘴说。于是，引来了客舱内的一阵哄堂大笑。多亏这句轻松而又诙谐的“插曲”，使客舱里的紧张气氛迅速得到了缓和。加上乘务员熟练而又轻松的引导，分散了旅客们的注意力。旅客们，不再对面临的严重局面胡思乱想、浮想联翩。

事态的严重性，虽应该随时向旅客们通报，可眼前的首要任务，须摆脱困扰在旅客们身上的沉重压力，从而减轻驾驶舱内机组人员的压力。

很快，客舱里的紧张空气又回升到顶点。银色的雪原，就在近前。最初在高空中俯瞰的时候，分明是平坦整齐的冰地。可眼下面对面观察的时候，却变成凹凸不平的丘原。冰原上，好像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新鲜积雪。由于飞机已经进入低空，视线往往

受阻，可视距离仅达三英里左右。冰原上的空间，飘浮着薄薄的雾层，可视范围极其有限、勉强。

在这荒无人烟的冰原上，自己果真有救出超百吨重量的飞机和九十一条生命的能力吗？！再者，由于危险，不可打开着陆架滑行。这里，又是叫天不应、呼地不灵的雪原。一旦紧急着陆失败酿成火灾，是会出现化学消防车和救护车的。

“要不要降下副翼？”

副飞行员相川君催促道。

“如果降副翼，必须现在就降，否则就来不及了！”

“好，降副翼！”

松田机长终于下了决心。

“将副翼降到十度！”

“将副翼降到二十度！”

松田君和相川君互相拉开嗓门。

应该支撑机身的备用储压器的压力，迅速流入副翼的操作系统。转眼间，备用储压器里的压力处在零的状态。倾斜的机身，几乎贴着地面飞行。也就是这一瞬间，驾驶舱内机组人员的手上淌满了汗水。

“副翼，降成功啦！”

飞机上的所有机组人员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紧接着，更大的难关紧逼而来。

时速，被牢牢控制在三百公里前后。可即便如

此，仍然超出正常着陆规定的六十公里时速。习惯于平坦跑道着陆的飞机，其机身底壳将面临无数被积雪遮盖着的“凹凸陷阱”。

“前进！”

机长松田君似乎在向自己下达最后的命令。他猛地加大马力，将机头朝地面俯冲。客舱里的全体乘务员宛如一尊尊石雕，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等待着命运的归结。

3

惊心动魄的俯冲，开始了。凹凸不平的冰河，犹如巨大的飘带，在机身下端此起彼伏。就在底壳着地的瞬间，机身剧烈地跳跃起来。此刻，沉重的飞机已经无法调整“麻雀跳跃般”的着陆姿势。三百公里的时速，仍丝毫没有减弱。紧接着，飞机展开第二次着地俯冲。

飞机着地后，仿佛被扔入特大型搅拌机里，左右摇摆式地摩擦和颠簸接踵而来，持续不断。在冲出着陆地约五十米左右的地方，飞机左翼与凸起的冰块发生了猛烈的相撞。猛然间，左翼上第一引擎与第二引擎之间发生断裂，形成笔直的两大部分。

这起致命的相撞，致使机身猛地向右跃起。咣当！断了左翼的飞机，与右侧锯齿形的特大冰块迎面相撞。随着一声巨响和雷电般的闪光，喷泉般的

火柱朝空中腾起。

整个机身，以主翼根部为中心线断裂成前后两大块。数名旅客仿佛飞机的残骸碎片，被一股巨大的热浪弹射到坚硬的雪原上。与此同时，悲鸣声、喊叫声和哭泣声交织在一起的“大合唱”，被震耳欲聋般的连续爆炸声吞噬。

坐在机尾乘务员休息室的乘务长大竹义明和乘务员前川奈美，丝毫没有受伤。他俩敏捷地松开安全带，赶紧确认客舱后半部的幸存者。

机身，以主翼根部的稍后侧为中心线，断裂成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坐在断裂处座位上的那些旅客早已面目全非、体无完肤，被弹在雪原上。

坐在与断裂处稍稍错开的座位上的那些旅客，因刚才惊心动魄的恐怖，吓得目瞪口呆，无所适从。

汇集在机身表面的结构材料，按理能抗击冲撞所带来的扭曲。可眼前的状况，不仅这些结构材料变得弯弯曲曲，千姿百态。就连成千上万的管道和配线，由于结构材料千孔百疮，也暴露无遗地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犹如被巨大车轮碾过后的怪兽尸体，从体内溢出的内脏和骨髓。

幸运的是，主翼根部没有引擎，没有引起汽油燃烧。留在断裂的客舱里，似乎比来到雪原上要显得安全。

大竹君命令幸存者香取君代和沼田重子两位乘务员，为受伤的旅客采取应急措施。自己则带着前

川小姐来到雪地上，观察断裂的前半部分机身情况。雪地上，湿度比较高。趴在岩石上的前半部分机身，距离后半部分机身大约二十米左右。机首，正面朝着他俩。被机头撞击过的锯齿形特大冰块，宛如刚从粉碎机中出来，变成一大堆碎末。机首，被撞成扁平状，酷似鸭嘴巴。

由于巨大的冲击力，与撞入姿式呈相反形状，导致右翼的两台引擎喷火。前半部分机身的客舱内，浓烟滚滚。

沿着机身撞入冰块的方向，沿途的雪原上，散乱着乘尸体、飞机残骸以及货物。仿佛拖着重伤身体的特大恐龙，一路爬行时留下的痕迹。泄漏的汽油被火引着后，沿着洒落在雪地上的汽油带，喷着火苗和散着黑烟。被弹在雪地上的第一引擎，在距离机身很远的地方喷射着火焰。

了解前半部分机身里的情况，比清理雪地上的尸体更为重要。不用说，救出幸存者是首要大事。此时，前半部分机身的周围到处是火，油箱随时有被点燃而引起爆炸的可能。走到断裂处跟前，只见一个乘务员的脸上被染得红彤彤的。他叫山口君，正步履蹒跚地朝外走来，身后还跟着好几个旅客。

乘务员身上的衣服已成了碎片，体内的鲜血正在向外涌出。与后半部分机身相比，前半部分机身的损害程度要大得多。

“还有活着的旅客吗？”